

李镇西

教育作品

卷一



李镇西

WORKS BY
LI ZHENXI ON EDUCATION

我的三位导师

追随苏霍姆林斯基，做学生信赖的老师

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朱永新，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对学生无比赤诚的热爱和深深扎根于泥土的教育实践，却是相同的。

李镇西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李镇西教育作品
WORKS BY LI ZHENXI ON EDUCATION

卷 一

李镇西
我的三位导师

李镇西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镇西·我的三位导师 / 李镇西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112-4135-1

I . ①李… II . ①李… III . ①中学教育—文集 IV . ① G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9572 号

李镇西教育作品 卷一

李镇西：我的三位导师

著 者：李镇西

出 版 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孟 幻

封面设计：刘庆海

责任校对：张 翀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50（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gmcbc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650×970 1/16

字 数：151 千字

印 张：13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135-1

定 价：2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序

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

李镇西

恍如昨日。

自 1982 年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乐山一中，我带着心有不甘的文学梦步入教育，一转眼整整 30 年。

蓦然回首，那一幕幕令人感动的教育细节在脑海中翻腾，学生、同事、领导、家长、师友……那些与我共同编织教育故事的人和事，如春风拂面，甘之如饴。

1. 机遇一直与我有不解之缘

30 年，我与改革开放同行。这让思想冲破牢笼、宽容个性、鼓励创新、追求人的解放的年代，是我人生的大机遇。

30 年，我有幸得到许多人的帮助。著名作曲家谷建芬老师，《班主任》杂志首任主编王宝祥先生，湖北名师蒋自立先生，成都玉林中学原校长杨兴政先生，成都石室中学原校长王绍华先生，乌克兰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斯卡娅，著名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中央教科所原所长朱小蔓教授，成都武侯区教育局原局长雷福民先生，成都市副市长傅勇林先生……

给我帮助的当然不限于以上诸位，他们于我或师恩浩荡，或友情深湛，但都对我关切备至。那种崇尚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的悲悯情怀，糅合着宽容、理解、大爱无私的心灵，为我的教育生涯谱写了一曲曲亢鸣之音，他们都是我人生路上一个个不凡的机遇。虽然我都曾在文章里细致地写下他们，但今天再次一一回想，仍然不免泪眼婆娑。把这些具体的微观机遇，放置在改革开放的宏大机遇下认真体味，一种感恩的幸福洋溢心中。

2. 机遇之下，我喜欢实干

我总以为，教育是做出来的。所谓的“做”，不只是拿着“旧船票”重复“昨天的故事”，而是要不断创新，不断超越。30年再回首，我可以骄傲地说，我教育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新的。

对于一直钟情的班主任工作，我一直都在探索。我带的每一个班都有不同的研究主题。未来班、青春期教育班、集体主义教育班、民主管理班、公民教育班……30年过去了，我的班主任历程有着清晰的脚印。

语文课程亦复如是。从语文教学到语文教育，从语文素质教育到语文民主教育，我在浪漫语文——训练语文——生活语文——创造语文——人格语文——民主语文的主题线索下，从未停止过课程探究。我所有教案都没有重复过，哪怕是同一篇课文，我也不会参照以前的教案。我把讲授每一篇课文都当作我的“第一次”。不曾停止的感悟和发现，令我不断处于收获之中。

从教师到学者，从学者到学校管理者，我在乐山一中、成都玉林中学、成都石室中学、成都市盐道街外语学校、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等多个单位作为“教育者”的身份一直没变，但身份的呈现方式和我的教育角色却不断变化，每一次变化，都标志着我视野的转换、实践的丰富和探索的深化。

3. 实干中我崇尚阅读

我注重四类阅读。读教育报刊，以了解同行在思考什么；读人文书籍，以拓展自己的人文视野；读有关中学生的书，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走进学生的心灵；读教育经典，这是直接聆听人类精神永恒的回音。

我特别强调人文阅读对教育的意义。我长期订阅《炎黄春秋》《随笔》

《老照片》等杂志；最近一年，我阅读了《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南渡北归》《聂元梓回忆录》《中苏关系史纲》《瞿秋白传》《民主的细节》《西班牙旅行笔记》《我和八十年代》《一句顶一万句》等人文著作。这些阅读和教育都没有直接联系，但与思想泰斗对话，与人文巨匠为伴，可以让我站在人类的高度看待人生，站在人生的高度看待教育，站在文明和文化的高地审视课堂，让我对教育的理解更深刻、更全面。

我的博士导师朱永新教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教育。”我非常赞同这一观点。我在学校倡导阅读，组织读书沙龙，让老师们从阅读中获取教育的养料，在更开阔的背景下理解教育。

4. 我坚持写作，记录教育生命的流淌

写作与实践相随，与阅读同行，与思考为伴。30年前，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总想当作家，但命运让我成了中学教师，于是我便把教育当作诗来写——我的著作《爱心与教育》最初的书名就叫作《心灵写诗》。当我孜孜于当作家时，我找不到写作的灵感；当我放弃作家的梦想而全身心投入教育时，文学的激情却令我思想奔涌。

初读苏霍姆林斯基，我为他三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写日记所感动，那朴素亲切的文字深深地启发我：其实我也可以这样写呀！虽然我没想过要写什么“教育名著”，但用文字记录自己青春的足迹，总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我试着写我的教育故事。从此，写作深深嵌入到我的教育生活中来。

写作的过程，就是反思、审视、总结、提炼、升华教育实践的过程。在向同行们作汇报时，我经常说：“对教育的爱大家都是一样的，对教育的执着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仅仅是对这份爱与执着多了一点思考，并用笔将其记录下来罢了。仅此而已。”

5. 思考与写作是孪生姐妹

思考，就是任思想燃烧。凭良知做事，用常识质疑，这是我的常态。教育，是关于精神的事业。带着一颗思考的大脑从事每天平凡的工作，就是教育科研。

思考，有时候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素养，只需要良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应该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同样，质疑一些谬误，也不需要多么坚实的学术功底，只需要常识就可以判断。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我对“任安妮之死”的反思。

任安妮曾是我班上的一名学生，因为迟到，我罚她在教室外面站了一会儿。这事看起来不严重，我的做法也不是特别过分。但后来我才知道她迟到是因为生病，再后来她因白血病去世了。就是这么一个突发事件，唤起了我的良知。我开始反思，如果任安妮没有生病，我就可以让她罚站吗？当然不是，罚不罚站与学生是否生病没有直接关系。我永远不可能向活着的任安妮说声“对不起”了，但我每天还面对着健康成长的一批又一批学生，如何善待他们，尊重他们，这考验着我的教育良知和教育真诚！

我反思的结论是：尊重学生并非教育本身，只是教育的前提，但剥夺了学生的尊严，就剥夺了教育的全部。教育是心灵的艺术，离开了心灵的理解与引导，就失去了教育最根本的意义。

这样的思考，贯穿我 30 年的教育生涯。我曾经写下这样的文字：今天，我们的教育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我们的教育油彩越来越厚，口红越来越艳，脂粉气越来越重。培根说：“德行如宝石，朴素最美。”朴素的教育就是真教育。扯下标签，剥除包装，拒绝炒作，告别华丽，愿中国教育回归朴素，愿中国校园恢复宁静。曾几何时，无休无止的“验收”、“迎检”，花样翻新的“特色”、“模式”……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学校不断被折腾，喧哗器叫中，教育没有了。宁静的校园，才有真教育……

6. 倔强坚持一个纯真的自我

崇尚率真。儿童的心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当然不可避免地要长大，但我总不愿丢弃率直和真诚。说真话、做真人，是我永远的追求。

远离城府。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彼此尊重，互相信任。我最痛恨不动声色的算计和彬彬有礼的欺骗。

保持本色。从年轻教师到教育学者，从班主任到校长，我都善良依然，纯正犹存，热情不褪，我希望自己捧出的是一颗纯净的心。

抛弃面具。当今社会，迫于环境或内心驱使，许多人戴着面具生活。但

我更喜欢素面朝天，真诚待人，以心灵赢得心灵。

追求单纯。人生不过几十年，什么都想得到，结果往往什么都得不到。单纯一些，我们会更轻松快乐。单纯地对待教育，会让我们收获单纯的教育快乐。

拒绝成熟。成熟往往是圆滑与世故的代名词，而这恰恰是我深恶痛绝的。我不反感生存的策略，我也会警惕自己不被欺骗，但作为教育者，还是“幼稚”一些好。幼稚即纯真。

忠于心灵。守住内心最朴素的信念，执着追求真理，决不随波逐流，不要跟孩子说一些自己都不相信的话。有人说：“一个人如果宣扬他自己都不信的一套，那他就做好了做一切坏事的准备。”

执着理想。时间流逝，变化无常，但有些东西绝对不能变，比如少年的理想。我永远铭记19岁的王蒙在《青春万岁》中说过的那句话：“忠实于少年时代的友爱、热情与誓言，这是人生最严肃的事情。”

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过，你坚持自我的个性，让你失去了很多；也有人说，你的个性成就了你。我同意后者。简单、直率、敏锐、执着、死心眼儿、我行我素……恰恰让我一直保持着单纯的教育心。平和的心态，赋予我纯粹的教育幸福。我总认为，幸福比优秀更重要。因为优秀与否是别人的评价，而幸福与否是自己的感觉。

7. 保持童心，钟情细腻的教育情怀

我今年54岁了，可我自认为还保持着24岁时第一天参加工作时的兴奋、憧憬、向往……

“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谁就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原苏联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以如此细腻的情怀，表达对教育的热爱，体现的正是童心。苏霍姆林斯基说：“对孩子的依恋之情，这是教育修养中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品质。”这就是说，在教育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理念”、“模式”等，而是依恋孩子。依恋孩子，需要童心。

我现在当了校长，经常提醒自己要怀着一颗童心和爱心，理解孩子，尊重孩子，为他们提供需要的服务，为他们现在的快乐和将来的幸福付出我们

的情感和智慧。

当我们把理念、模式、规模、国际化等宏大概念作为教育的主旨，而忽略每天在校园里笑眯眯地向你打招呼的孩子时，这样的教育是被异化的。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才是真教育，才有价值。只有你把孩子放在心上，孩子才会把你放在心上。上个月我去马来西亚讲学，一周以后回到学校，碰到一个初三的孩子对我说：“李校长，好久不见您，我好想您！”那一刻我真感动！这是一颗童心对另一颗童心的思念，也是一颗童心因另一颗童心而感动。

机遇、实践、阅读、写作、思考、个性、童心，是我 30 年从教之路的重要关键词，我以此坚守 30 年来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

与青春同行，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

30 年来，在许许多多读者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出版了包括《爱心与教育》《从批判走向建设》《做最好的班主任》《用心灵赢得心灵》《我的教育心》在内的 40 余部著作。北京朗朗书房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撮其精要，用心汇编成 12 卷作品结集出版，我对他们心怀敬意。

2013 年 2 月 20 日

写于成都

李镇西教育作品
李镇西：我的三位导师

目录

第一章

穿行于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森林

最初的启蒙·····	1
对孩子的爱、尊重和信任·····	8
大师对我说·····	14
相聚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名字下面·····	26

第二章

又见卡娅——江阴日记

2004年11月9日·····	48
2004年11月10日·····	52
2004年11月11日·····	67

第三章

走进苏霍姆林斯基的故乡——乌克兰日记

2008年9月23日·····	82
2008年9月24日·····	87
2008年9月25日·····	91
2008年9月26日·····	104
2008年9月27日·····	113

2008年9月28日·····	130
2008年9月29日·····	134
2008年9月30日·····	141

第四章

走近教育先驱陶行知

愧对先生	
——陶行知墓前的随想·····	151
再拜先师陶行知·····	158
民主教育：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兼谈陶行知的民主教育思想·····	161
“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学习陶行知伟大的师爱精神·····	173

第五章

亦师亦友朱永新

朋友朱永新·····	181
导师朱永新·····	191

第一章 穿行于苏霍姆林斯基思想的森林

最初的启蒙

对我比较熟悉的人，常常会从我的文字里读到一个名字：苏霍姆林斯基。在我的教育论文中，被引证最多的教育家，除了陶行知，便是苏霍姆林斯基。

对于陶行知，一般读者都很熟悉。我对他的教育名言的引述，从未引起朋友们的不解。但苏霍姆林斯基则不同，他是原苏联的教育家，我对他的教育观点的引用，常常使一些朋友疑惑：那么多教育家，你为什么单单看中了这么一个外国人？

说“单单看中”有点夸张，但我对苏霍姆林斯基的推崇的确远远强烈于对一般教育家的注重，以至现在有不少朋友说我是“苏霍姆林斯基迷”，说我“言必称苏霍姆林斯基”。对此，我从来都予

以否认，而且，我还曾在《爱心与教育》一书的引言中自豪地宣称：“从我第一次读到苏霍姆林斯基的《要相信孩子》开始，我就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追星族’。”

第一缕霞光

我读大学时是很不喜欢教育学和心理学课程的。不单单是因为这些课程的教材枯燥乏味，更重要的是，当时我一厢情愿地做着我的文学梦，自以为以后是当作家的料，那些教育学、心理学与我何干？所以，每次上这样的课，我多半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写自己的所谓朦胧诗。

这种“惯性”甚至持续到我已经被分配到乐山一中。在参加工作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我从来没想过要读什么经典教育学著作。

因此，当“苏霍姆林斯基”这六个字第一次映入我眼帘时，自然被我冷落了。那是1982年9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刚分配来的青年教师郝小江宿舍里闲聊时，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一本名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书，我仅仅瞥了一眼作者的名字——苏霍姆林斯基——觉得这个“名字”十分拗口（十几年后我才搞清楚，这其实不是名而是姓），便翻都懒得翻了！

谁知不久，我竟主动追求起苏霍姆林斯基了。

那是我出手打了一个学生之后，校长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还叫我“好好想想”。当时，年轻气盛的我顶撞道：“我早就想过了，没有什么可想的！”其实，我何尝不知道教师打学生是极其不对的？只是嘴硬罢了。在那段日子里，我心里十分难受：不是对自己的错误后悔莫及，而是对自己的性格是否适合当教师产生了怀疑，甚至

感到了自卑。

星期天，我去逛书店。在玻璃书柜中（那时还不兴开架售书），我看到了一本薄薄的书——《要相信孩子》。也许是这个朴素而亲切的书名吸引了我，我立即请营业员把书拿给我翻翻。翻了几页，我便被它极其平易而又极其流畅的文笔所打动。一看定价：0.36 元。于是，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本书。

我是在一个晚上一气呵成地读完这本小册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已记不清书中的每一个观点和我当时具体的心理活动，但是，阅读过程中有一个细节至今还清晰地印在我的大脑里——当读到书中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观点时，我激动万分，竟情不自禁地从书桌前猛地站了起来，脑袋一下撞到了悬在书桌上方的一盏 25 瓦的白炽灯上，灯盏剧烈地摇晃起来，昏黄的灯光下所有的影子都在摇晃，整个屋子仿佛都在旋转。而我，却有一种陶醉的感觉。

书中那个令我激动的观点是——

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心灵绝不是一块不毛之地，而是一片已经生长着美好思想道德萌芽的肥沃的田地，因此，教师的责任首先在于发现并扶正学生心灵土壤中的每一株幼苗，让它不断壮大，最后排挤掉自己缺点的杂草。

在我后来的教育生涯中，这个观点不但被我在文章中反复引证，而且还成了我至今坚信不移的教育信念。

本来我是在苦闷的心境中打开苏霍姆林斯基的这本书的，但当我在那个夜晚合上书后，我的心中已曙光初露，霞光万道！

这本书里并没有具体的某一句话是针对我打学生这个错误而

说的，但全书的灵魂——对孩子的爱和信任——不但使我认识的深刻程度远远超越了“打学生”这个具体的错误，而且使我第一次开始积极地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我的学生和我的教育。正是苏霍姆林斯基这位 20 世纪 30 年代就加入苏联共产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告诉我——

人性，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对我的启蒙。我以后十几年关于民主教育的思考和探索都是从这个朴素的观点开始的。

所以，我在《爱心与教育》的引言中写道：“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的思想，是在我教育生涯的早晨投下的第一缕金色的霞光。”

心灵的拥抱

从此，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所能买到或借到的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给教师的建议》《帕夫雷什中学》《关于人的思考》《让少年一代健康成长》《怎样培养真正的人》《少年的教育和自我教育》《论劳动教育》《爱情的教育》《家长教育学》《育人三部曲》《苏霍姆林斯基论智育》《做人的故事》《给女儿的信》《给儿子的信》《和青年校长的谈话》……

我在用整个心灵拥抱苏霍姆林斯基。渐渐地，我了解到苏霍姆林斯基的生平事迹。于是，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鲜活起来，我似乎能够感受到他的音容笑貌，甚至能够听到他心脏的跳动。

作为饮誉全球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首先是一位充满童心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名字是和他创办的帕夫雷什中学联系在一起的。苏霍姆林斯基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是这样的：凌晨5点钟就起来写教育日记，一直写到8点钟。然后，他便来到校门口，以亲切慈祥的笑容迎接每一位上学的孩子。学校上课期间，在校长办公室里是很难找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不过，在教室里、体育馆里、学校养蜂场或教研组会议上倒是可以见到他。到了下午放学的时候，他又来到校门口，以眷恋的目光送每一个孩子回家。在帕夫雷什中学，每一个学生都不怕校长；相反，苏霍姆林斯基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有一群孩子围上来和他说笑。

看着他那精力充沛、仿佛永远年轻的身影，人们很难想象这是一个长期受着伤病折磨的人。苏霍姆林斯基曾以连政治指导员的身份奔赴反法西斯战场，因身负重伤而被抬下战场，两块弹片一直残留在他的胸部。尽管这样，他仍然一刻不停地从事着教育实践与科研，因为他实在太爱他的学生了。为了直接与孩子打交道，他放弃教育局长的职位，甘愿当一名校长和教师——在担任校长的同时，他还一直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并负责教学工作。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在教室中给他们上课，在假日里带领他们去郊游，他甚至还和学生一起去荒无人烟的小岛探险。他称学校的每一个学生为“我的孩子”。正是由于他几乎整天都和孩子泡在一起，所以他对孩子们了如指掌。他甚至长期观察并跟踪记录了3700多名学生的成长历程。

1970年9月2日，还不到52岁的苏霍姆林斯基因残留在胸部的弹片侵入心脏旁那根主要的血管而导致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仍然思念他的孩子们，渴望回到学校去，同孩子们在一起，倾听孩子们的笑声。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

界，但他给后来的教育者留下了 40 多部专著、600 多篇论文、1000 多篇小说和童话故事。他的著作被称为“教育百科全书”。

这位伟大而充满童心的教育家，在其著作《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的前言中这样深情地写道：

在一所农村学校身不离校地工作 22 年，这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幸福。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孩子们，所以考虑很久之后给这本书题名叫“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我认为，我是有这个权利的。……我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爱孩子。

苏霍姆林斯基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活，走进了我的心灵……

痴迷的岁月

现在回想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我刚参加工作的头几年，的确是我痴迷苏霍姆林斯基的岁月。后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是的，我不否认我的确是在用整个心灵拥抱苏霍姆林斯基，因为在我的眼里，苏霍姆林斯基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我曾经在三峡的游轮上进入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心中激起的感情潮水随长江的波涛一起翻滚；我曾经坐在医院的病房里，一边守候病中的妻子，一边和苏霍姆林斯基一起进行《关于人的思考》，夜深人静的午夜时分，整个宇宙似乎只有我和苏霍姆林斯基在倾心交谈……这种体验不知有过多少次了，但每一次都让我感到说不出的惬意：当我打开他的书时，一股亲切而温馨的气息便扑面而来